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赏析

◎淑章谈古诗词——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首先，简要说说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李白二十七岁时，在湖北安陆住了十年之久。在这里，他结识了比他大十二岁的孟浩然（唐代田园诗人），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后来，孟浩然乘船东下到广陵去，李白为其送行。注意：孟浩然当时过着隐居的生活，他“下扬州”，是到景致优美的地方去游历，不是上任或被贬，也不是到遥远的边疆。

其次，解释诗中的部分词语：1.黄鹤楼，见崔颢《黄鹤楼》的注解。2.广陵，即江苏的扬州。3.故人，老朋友，这里指孟浩然。4.烟花，形容柳絮如烟的春天景物。5.碧空尽，指孟浩然所乘之船消失在碧蓝的天边。尽，消失。

最后，赏析这首诗。

这是一首送别诗。我们学过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与王维的《渭城曲》，也是送别诗。但它们与这首诗的情调却大不相同。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所送别的友人，其志趣与去向大不相同；二是李白的性格与创作风格更不同于王勃与王维。下面就试着用比较的方法赏析李白这首诗。

1.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前两句是“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渭城曲》的前两句是“渭城朝雨 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三首诗前两句都写了送别的地点与当时的景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但是，李白的诗句中洋溢着对所写景物的美好想象，基调是欢快的；因为朋友要到的地方是令人向往的扬州。扬州，自古就是著名的名胜之地，加之当时是太平盛世，送别的季节又

是“烟花三月”，正是春意盎然之时；而他的挚友孟浩然又是从黄鹤楼顺长江而下，一路上也必然是繁花似锦。而且，到了扬州，更会享受那“春风十里扬州路”的美景与生活。所以，李白没有理由心生凄楚之情的。但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与《渭城曲》所写之景物则不然：要么是表现渺茫之意，要么是反衬惜别之情；他们无论如何也欢快不起来。

2. 这首诗的后两句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最后两句是“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渭城曲》的后两句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三首诗后两句都是表达诗人对朋友的深情厚谊的。这又是它们的共同点。但是，李白是把这种感情融入到他所写的景物之中，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与《渭城曲》却都是以直接抒情的方式表达友情的。这种不同，不仅可以

看出他们送别的友人所处地位与境遇之不同，而且更可以反映出他们性格与创作风格之间的差异来。联系大家都熟悉的李白的《赠汪伦》一诗，读者也许就会觉得笔者所说有点道理。可能有人说：因为上述李白的诗都是写比较愉快情景的，如果表现其不愉快的感情时难道也是如此吗？好，我们就举他写的《秋浦歌》看看：“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这首诗是写愁的，是表现不愉快感情的吧？但是，你看他的诗句里，除了“愁”字，谁能找出表现他不愉快感情的一个字来？而“白发三千丈”一个夸张句，再加上一个“何处得秋霜”的问句，表现出来的是李白对“愁”的真实感受：即使再愁，他也许能写出“一江春水向东流”，但决不会写出“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这样的句子！这难道不是由

他的性格与创作风格决定的吗？

3.有人说，李白的豪放与浪漫主要表现在对自己的关注上，他很少考虑别人。这种看法似乎有失偏颇。拿这首诗的后两句来说，粗看起来，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与《渭城曲》两首诗的后两句比较，好像真是如此。你看人家的诗，一个是劝朋友不要伤心，一个是担心朋友别后的孤单；而李白却不顾这一切，独自欣赏起他看到的“碧空”与“长江”来了。其实，这首诗的后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正展现了李白性格与创作风格中最光彩之处。

有人这样分析：“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帆影已经消逝了，然而李白还在翘首凝望，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荡荡地流向远远的水天交接之处。”

我同意关于目送朋友的分析，但还须补充几句。

一是“孤帆”一词不是写挚友的孤单，而是写李白对江中成百上千的船只全不在意，只凝视着孟浩然渐渐远去的帆影。

二是我认为“才注意到一江春水……”的分析欠妥。因为一直流到“天际”（天边）的“长江”，在诗人的笔下并非是滚滚的江水，它早已化作诗人汨汨倾泻的心潮了。原来，诗人的心潮在护卫着这只“孤帆”，一直送到“烟花三月”的扬州。

你看，在李白粗犷与潇洒的性格与创作风格之中，从来就不乏细腻与缠绵的情怀。如果再联系他《渡荆门送别》中写的“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的诗句，读者定会有更深的体会。而这样的诗句，恐怕不会出于王勃与王维诗中的。这是不是李白的独特之处呢？

拙文所写虽不敢说是“一家之言”，可也决不是人云亦云。谬误之处，敬请批评！
文/李淑章

◎书单

《因为我有生活：电影美术师杨占家从艺录》

作者：杨占家
口述/绘：李青菜（整理）
版本：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是一本质朴、可爱且有余味的回忆录。翻开书的第一篇，杨占家老爷子就开始真诚地和读者套近乎：“我要讲一些小时候受穷的事了，你们年轻人可别跑哇。”虽然如今因为双腿不便孤独地囿于室内，但杨老爷子讲起过去的故事来，没有一丁点的暮气，而是兴高采烈，格外有精气神儿，我们时不时地会被逗得痴痴发笑。

作为参与了《霸王别姬》《东邪西毒》等多部电影制作的电影美术师，杨占家经历了中国的电影创作高峰，也曾经历许多历史巨变，因此这本个人口述史也是一部独特的中国电影制作发展史。尤其是，杨占家并不是只顾着写自己，他写到了很多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写到了许多不知名的、被世人所忽视的人物，正是从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里，我们得以管窥中国半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和行业面貌。



拍、画、量、记！
在摄影棚里工作，摄影美术师杨占家：“太辛苦了！寻找80多岁！”
从多下小学到副团级宝！有画里有文字的时代风景与片场日常
曾引无数 100 000+ 阅读量公号文
及更多……
《霸王别姬》《东邪西毒》《英雄本色》
“在摄影棚工作，摄影美术师是‘劳模’”
“寻找80多岁”
“寻找80多岁”
“寻找80多岁”

《带着我的小马回草原》

作者：唐明
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

“小马驹丛书”是四川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目前已经出版了两本，《带着我的小马回草原》和《我的爸爸在云端哨卡》。作者唐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格尔木，是一位年轻的妈妈。

这两本书有两个不同民族的“主人公”，一个叫曲吉多吉，藏族，一个叫谢小马，汉族，自然就诞生了两个不一样的故事。移民新村的藏族小孩子与一匹小马心灵相通，对广阔无垠的草原充满向往，带着小马离家出走回到草原；生活在内地的柔弱男孩，被爸爸接到4772米海拔的高原军营，在生命禁区经历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故事中的两小男孩，似乎都在探险与寻找。

探险与寻找，永远是儿童文学的重要主题，《金银岛》《汤姆索亚历险记》等因此成为人类文学宝库中闪耀的明星。因为无论古今，所有的孩子都充满对世界的好奇，满怀对人生探索的兴趣。成长无疑是一场探险和寻找，需要一往直前，战胜黑暗，走向光明。的确，在唐明的笔下，无论是带着小马回草原的曲吉多吉，

还是去高原哨所度假的谢小马，他们的探险和寻找，都会成为成长最好的路径和养分。

故事在矛盾冲突中发生，情节在时间推移里进行，看似自然而然地展开，却又像出于作者的精心安排，带给读者震撼的力量。



《航海家的笔记本》

作者：(英)休·刘易斯-琼斯
译者：木同
版本：中国画报出版社

航海曾经深刻地改变过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每一次的航海行动，往往伴随着海图的绘制和日记的书写。



实际上，能够记录未知海岸线的绘画能力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优秀的海员应该具备的技能。在摄影术普及之前，对发现的新物种和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的描绘，给漫长而单调的航程带来了乐趣，也为科学研究积累了资料。书写日记还有另一重大功用：给未知的航程带来秩序感。当你漂流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之上，或受困于巨大的浮冰之时，写日记提供了慰藉，提供了同危险和孤独相抗衡的力量。

本书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0位航海者的手记，纵贯15至20世纪。这些文字和图画不仅来自知名的航海家，还有进行科考的学者、执行任务的海军、随行的医生、厨师、普通的渔夫、潜水员以及海盗。